

龜山全集



經解  
史論  
語錄

			三	漢
			四	書
			八	類
			二	
			六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四八二	三
	一〇	二
	二	架
	三五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82
冊數	10	( 3 )
函號	315	112

八五廿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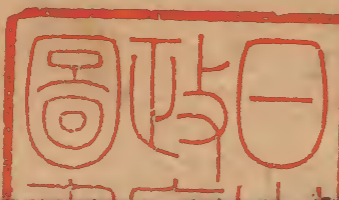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裔孫令聞重刊



孟子曰王者之述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豈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或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寢苦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之忠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處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或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忠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忠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云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忠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敢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忠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眾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癸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壻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為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也

二季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後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論得向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季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弔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秣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茲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重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

伯也知葬入應門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為臣不敢貳其君故非衛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為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聖死或相訃求禮也故春秣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讓  
之其德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  
能難固可也德不足以弒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  
之德是也三可矣夫求者殺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  
也

莊之季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  
之無婦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忠之也蓋文姜通於齊  
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  
書姜氏而以奔忠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無

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  
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  
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  
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  
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妹簋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  
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祭鼎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夫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鄰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夫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或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子所以教滕文公者或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婦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眾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則雖有不義者算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長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非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友可乎曰然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室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歲以德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夫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夫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丁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  
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為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友樂此乎而孟子對  
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  
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蓋大匠不為拙工  
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為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樂焉然雖古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  
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  
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  
蓋樂者天地之味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味則氣味氣  
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  
音感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友憂其憂樂民之樂民友樂其樂出乎  
尔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  
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春秋之時名位未

天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

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用也

為東西君之位號或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

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為

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  
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  
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去  
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辟之水  
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  
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言  
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  
我豈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卷友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至  
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  
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  
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女子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云言如  
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  
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  
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  
以大王太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繼友在疆為善而已故大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  
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  
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過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  
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尔何曾此乎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  
路所能也而魯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

也問管仲則概然不說曰爾何曾此乎如管仲之  
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日而不獲一為  
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  
不為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歟者弗為也  
尼之門蓋稱管晏夫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穀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  
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  
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友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

也氣無形聲耳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特引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  
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  
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論其  
旨况餘人乎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為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可  
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至禮也周衰禮  
廢各擅其土地士不過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

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  
若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  
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  
者徹也蓋隸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  
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  
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  
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備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剛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木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見然陽貨矚孔子之凶而饋蒸豚孔子夫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君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之

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金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迭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夫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身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則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肢無股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當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友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闖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闖而不知救是亦



猶執一身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  
易地則皆然是或陽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  
則雖味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  
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  
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  
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  
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  
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躰之者也五霸則  
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  
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  
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  
知遠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蔣相如

商孫令聞重刊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  
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微名射利  
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  
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蔣相如  
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  
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  
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壁睨柱



示以必死蓋亦摩厲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  
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  
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  
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  
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疆  
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  
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適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璧秦庭當車轍  
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  
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

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卒趙卒有覆軍陷城  
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  
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  
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  
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  
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  
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  
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  
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



戰國士有之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秦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學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及屢矣是三人者惟子



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夫權利如脫屣雖寄身朝市而儵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纍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

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友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竝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還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或以治齊者治天下  
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  
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  
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  
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  
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躰國之  
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  
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  
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  
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  
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  
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  
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  
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  
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



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等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為勢利之小人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誅以俱死蟹釋沒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淺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恠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  
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  
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  
者信矣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不明由較材程力之  
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  
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凶命輕猾之  
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友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

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搽足則秦項之爭  
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  
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漚也故疑隙一開則  
蘊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  
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友有名義以正其分耳  
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  
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  
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



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算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者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克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克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

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舉強相何足以重趙哉蓋為高皇計者蓋友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令使賢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閔睢之時豈特無母福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為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為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為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為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為正而人取

則焉故得八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為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算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譁而高友算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高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之以贖其罪也使高不執劫而呂氏得忠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忠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

能成功友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益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友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



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  
孫孰與父子親也被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  
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  
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逖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恣然耶此讒蒙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二表  
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寸見忌不容于朝出  
為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



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  
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  
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  
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  
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

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  
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  
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  
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友深中其  
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  
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高守雲中上功首  
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  
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詆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  
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皆在軍不  
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  
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  
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  
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  
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  
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亦  
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  
真亡賴而馬圈番夫雖口對響應亡寤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  
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辦之養成其  
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  
眾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煠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



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室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  
庫可也蓋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  
不友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  
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患一  
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  
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蓋  
仁心為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

賢者不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備五禮用五刑皆因天  
而已未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  
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  
用必質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  
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說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  
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錯  
其言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  
憂然念卒久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  
而錯友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季  
也孔子隨三都之城而三家無股不受命者則其處



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正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

文而謀戰心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兵出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竹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或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趙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亦重二人者雖以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奢無度尊已以下人狂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



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實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夫不知量也田蚡親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

年少以無能無惑中異端與異望之堪  
泣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  
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  
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  
廣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  
智謀之足恃也夫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  
罔吾之信為數以改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  
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大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懷  
憐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

公圍超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不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大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似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優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頭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稭糶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審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去軍營召會北軍五校一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為也張兵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  
賊得與吳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  
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迨及宣上卒有中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  
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閔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迨  
其行事可謂勇智棘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  
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



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  
臨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  
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  
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  
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  
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  
德繼登宰輔莫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  
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  
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  
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季之謬宜乎其難矣以  
劉向之賢猶弱於習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  
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  
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尔  
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  
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



帝謂古有社稷臣黷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  
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  
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  
誅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  
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叟殺人舉維  
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  
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法人子友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與

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  
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  
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  
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  
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  
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  
謂賢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  
為不可哉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終



萬不... 荆州所聞...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定犧所... 繫作之後夏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 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 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併若稽古非無... 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先生集卷第十

語錄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定犧所... 繫作之後夏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 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 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併若稽古非無... 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通... 卷... 言...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  
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求也  
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  
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  
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  
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歟而立的然的  
立於彼然後歟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  
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  
曰善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  
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  
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  
籜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夫不言脩性惟揚雄言  
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  
亦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莊周之博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辟廣喻張  
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  
已○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  
謂極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  
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  
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

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之  
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自高明夫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為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  
應物知權則中有时乎不必用矣是不曰知中則  
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  
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  
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  
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  
尺之物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為薄小大之體



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扁薄小大之中也欲求扁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左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  
舜跖之分利與叢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矣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叅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



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夷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  
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  
子子也何擇乎誠如所云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  
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  
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已邪記此者  
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  
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小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  
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  
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  
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  
相累其惡哉行其直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  
其所以直矣乞醢之不得為直友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  
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矣  
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  
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  
獻主而主不自獻酌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



康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後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必哀而後之曰書之旨祭費二誓以誥帝王之誥也

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友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跣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義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有悔乎靖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



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  
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  
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  
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鬱遲請學  
稼學圃如何曰此友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耘  
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  
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  
王只是朴實故是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  
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  
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謫何其  
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  
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  
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



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  
者與瞽者雖襲必以兒如此何暇顏人禮曰賚賚為  
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  
大人○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友不從也  
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  
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  
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  
小事之失友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  
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沒不從矣進此一  
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

而遇庸暗之王一毫友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  
之令隸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  
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  
官朝廷友使之隸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  
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  
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豈  
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  
亦以為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



之流假使用之友何能為春炀昭如日星但說者以  
以已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炀不難知也  
春炀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炀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  
三季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肯自幽王為犬戎  
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  
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炀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  
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  
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

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  
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  
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司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  
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  
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  
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  
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  
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



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  
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  
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  
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味其弊多濇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  
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味不足以救伯夷之清以  
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  
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  
其行而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

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  
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  
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中之眾至其衰世尤有存者  
使伊尹有弊當時愛世之文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  
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乎戰國之際又五  
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滅使伯夷之弊至  
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  
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况孔子去柳下惠未遠  
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



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蓍荷篠接輿沮溺之流必還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友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於還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還大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大備其不以三公易其介矣夫豈以同為味乎由是觀之

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友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若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味一節之至於聖人者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彊為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



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身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桀下惠之行同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空其就湯之聘然而橫取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恣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冑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友何卹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眾以為我后不卹我眾舍我搗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伐桀雖其眾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



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彼徂之民室家相慶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  
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  
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  
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  
王誅之友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  
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

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憂才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  
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  
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  
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  
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  
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  
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或未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  
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祭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



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  
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  
唯孟子之言常於豪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  
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  
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子雖  
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

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  
以行這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  
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  
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慳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為過也然孟子力拒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  
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  
談道理道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



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脩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禋之事○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偁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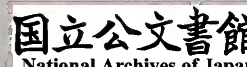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眎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達於義而已予之齎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備舜象憂夫憂象喜夫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以此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友不暇以此心不能及此據舜性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心不能及此據舜性

意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曰其盡我無令人孝子之爭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友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問將順其美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





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是謂將順又曰詳索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友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歎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友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可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

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算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郝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為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為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身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費詐友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為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



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鬪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持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蓋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

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友猶是也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乎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復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卻不錯曰打散友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亾也夫舊帥友父母也今其亾未久而給賜如常卒



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自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  
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  
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 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  
首不過十萬緡如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  
天下今獲一劫盜友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  
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  
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  
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百其  
聚歛得亦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

用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  
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卿其  
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  
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  
德而聽人有非鐫向強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鐫向  
賈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  
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或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或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左

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展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已而已是故心返常判而為二心返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



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  
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  
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  
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  
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  
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或淺矣蓋廉恥自君  
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賤不受賤豈分  
外事乎○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  
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

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  
假此為青苗之法當素則平頒成則入之又加息  
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  
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為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  
為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  
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  
凶季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侮岱而益之是為不義今也無問  
其欲否而頒之夫無問季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夫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夫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夫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

利或以請不許徃徃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為今以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為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費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



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官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  
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  
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設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  
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  
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  
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老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  
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

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  
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泰科第而已果何  
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  
三代之法隸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  
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  
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  
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  
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  
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



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  
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  
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  
介艸茅言天下事若素官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  
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  
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  
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止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  
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友當記之乎

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友當記之曰此語  
夫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  
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  
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  
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  
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  
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  
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  
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受屬管中書舍人  
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  
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夫變不整理且如此是不  
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  
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救取法當執奏近又免  
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  
如此等事夫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夫  
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

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  
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  
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  
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  
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  
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  
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  
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  
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搃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咏溫公諸人糗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擔不過君之朝非也矣陳也友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眎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眎臣如犬馬則臣眎君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折字之偏倚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曰故有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  
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謙安履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  
史於此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  
在謙安固不足怪然履齒必不為一時遲遽而致折  
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  
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辦義理

或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  
義稱士焉此其辦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友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  
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  
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  
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友不  
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深謫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  
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  
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  
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  
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必游以韋元  
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  
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  
柞已大修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  
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

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  
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  
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  
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  
當不享矣大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  
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  
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  
神哉○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  
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  
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  
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  
也○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竝  
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  
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  
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  
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夫無先後之次  
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  
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  
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未之者其意欲民還  
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  
不友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  
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  
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  
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卻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友大  
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則行仁  
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  
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  
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算由斯道也其  
言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  
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  
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  
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  
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

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  
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  
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  
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  
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  
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  
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  
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  
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  
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  
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  
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  
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  
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  
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友何害然孔子不以為  
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

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  
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  
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晷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  
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友異只如言  
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夫自可知蓋嘗  
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它  
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  
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



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劉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云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且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者惟顏子一人其它敢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

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孔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